

“阿姐！你去哪儿”

章瑞安出生在上海黄浦区,在家中排行老二,上有哥哥,她大弟弟7岁。弟弟从小虎头虎脑,最爱黏着她。一看到章瑞安要出门,弟弟总是喊:“阿姐,阿姐!你去哪儿?”弟弟像她的“小尾巴”。

弟弟6岁那年,得了脑膜炎。在医院,章瑞安听到医生问父亲:“救不救?救回来,恐怕脑子也不好了。”章瑞安的心猛地揪紧。“救!”父亲斩钉截铁。

弟弟的命救回来了,但“脑子不好了”,无法正常交流,只会憨笑,还患上了癫痫。章瑞安多次教他看钟、认钱,弟弟学了就忘。一次,邻家孩子嘲弄她“你家有个傻子”,平时和善的章瑞安气得浑身发抖,回到家蒙头大哭。父亲告诉她:“弟弟生病是没办法的事,不管别人怎么说,我们不能看不起他。”

17岁时,章瑞安远赴新疆支边,在那里成家立业,生了两个儿子。千里之外,弟弟始终是她心底最深的牵挂。弟弟在弄堂工厂干点体力活,结婚又离婚,没有子女。后来三天两头犯病,工作难以为继。

弟弟37岁那年,父亲去世。一直是家庭妇女的母亲慌了神,给章瑞安去信。章瑞安和爱人商量后,回信:“妈,带弟弟来新疆。”

“当时条件真的苦,但总有他们一口吃的。”章瑞安回忆。在新疆,弟弟和妈妈没有工作,弟弟的药靠大哥从上海定期寄来。全家靠夫妻俩微薄的工资硬撑,儿子们相继考上大学后,日子更紧巴,章瑞安除了上班,还四处打零工。弟弟依旧像小时候那样,姐姐去哪儿,他就跟到哪儿,一起种葵花、浇菜地。弟弟不会做饭,章瑞安日复一日操持三餐,盛的第一碗饭,永远是弟弟的。

后来,母亲也走了。长姐如母,章瑞安接过了全部担子。

“姐姐带你回家”

弟弟43岁那年,50岁的章瑞安退休了。儿子们已在上海成家,希望父母回上海,章瑞安和爱人决定带着弟弟回来。章瑞安问弟弟:“还记得咱们上海的家吗?姐姐带你回家。”弟弟咧开嘴笑:“家在上海,记得。”

上海的家,是父母留下的一套30平方米的老屋。此前,大哥体恤到妹妹的付出,把父母的这套房子留给了她。回上海后,章瑞安夫妻与弟弟一起挤在这间房里。几年后拆迁,两口子商量,用补偿款去松江重新买房。

“松江环境好,房价也便宜,适合养老。”章瑞安说。儿子们希望她们留在市区,方便照应,更要拿出各自的拆迁款给她买房。但要强的她和爱人还是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,决意来松江。看房前,小儿子问她,对新房有什么要求,她说:“要两房的,给你舅舅留一间。”最终,选定天虹四村一套一楼的两房,两个卧室都朝南,一直住到现在。

在新疆劳作多年,章瑞安落下了一身病:风湿、腰椎间盘突出、骨质增生……手指关节已变了形。近几年,随着年纪渐长,走路离不开拐杖,出门靠轮椅。老伴也年近九旬,心脏不好,腿脚不便。

有时她正在厨房忙着,弟弟跑过来:“阿姐,我的袜子呢?”“自己去房间找。”一会儿,弟弟又跑来:“阿姐,我的鞋子呢?”章瑞安被问得心烦,忍不住提高嗓门:“你的鞋子,我哪知道啊!”最后,章瑞安还是叹着气帮他找出来。有时候她想让弟弟搭把手,拖拖地,弟弟嘟囔:“昨天拖过了。”她没好气:“那你昨天吃过饭了,今天还吃不吃?”看到她发脾气,老伴总劝解她:“你吼他干吗,他就是个孩子。”章瑞安只能无奈地说:“累死了。”

弟弟还有犯浑的时候,比如把家里的热水瓶打碎,灯泡打碎。章瑞安气得不行:“你再不听话,把你送出去。”弟弟立马凑到她跟前:“阿姐,我听话。”她的心瞬间软了。弟弟在家待不住,喜欢出去逛,在外面,他有时会盯着别人看,惹人嫌,章瑞安总要给对方赔笑脸。弟弟走路不看路,平地也会摔跟头。总之,章瑞安有操不完的心。

儿子儿媳们多次要给她请保姆,她都拒绝:“还能动,不花那个钱。”孩子们很孝顺,她两次住院手术期间,孩子们把舅舅接过去悉

▲ 的合照
章瑞安展示和弟弟



本报记者 曹博文 通讯员 陈 树

一声阿姐一生守护

弟弟走了,78岁的章瑞安心空了大半。

清晨的餐桌边,她像往常一样,下意识地要先盛一碗饭给弟弟。转头,那个位子空了,她回过神来:弟弟走了。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过去34年,章瑞安常担心,如果她先走了,这个患有癫痫、心智如孩童的弟弟该怎么办。如今,弟弟先走了。坐在弟弟的房间里,她觉得恍惚,姐弟朝夕相处的时光更加清晰,耳畔响起一个声音:“阿姐!我回来了!”



▲ 章瑞安带弟弟一起参加社区活动



心照看,让她安心住院。怕舅舅走失,他们先后买了2个定位仪,让舅舅戴在身上。同时,在母亲手机上安装了App,可以随时查看舅舅的位置。

意外还是来了。几年前的一天,弟弟中午出去后,天黑还没回家。章瑞安才发现,定位仪丢在家里,她和老伴报了警。章瑞安一夜未眠,此后几天,天天守在窗口喊:“瑞扬(弟弟名字),快回来啊……”第六天,警察在泖港找到了弟弟。小儿子立马开车把舅舅接回来。弟弟一进门,章瑞安眼泪夺眶而出——弟弟瘦脱了相,皮包骨头。“怎么瘦成这样?

这几天吃饭了吗?”“没吃,喝了水。”章瑞安抚摸着弟弟,自责不已。

“弟弟怎么办”

每年春节,儿子们会接他们三人一起去市区过年。两个儿子18岁就离开她了,弟弟70岁还在她身边,章瑞安有时忍不住发愁:“我死了以后,弟弟怎么办?”孩子们安慰她:“还有我们嘛,妈,你放心。”章瑞安摇头:“你们还有孩子、父母要养,不能拖累你们……”孩子们说:“实在不行,还有养老院呢,给舅舅

请个保姆,你别愁,到时自有办法。”

2025年春节后,章瑞安发现弟弟的记忆力快速衰退。他会走错卧室,把厨房当成卫生间,有时一天摔两三次跤,好在都无大碍。

入冬后一天,弟弟出门丢垃圾,几个小时没回,章瑞安和老伴又报了警。老伴开着电动轮椅,拿着弟弟的身份证去派出所,和民警一起查看公共视频,找了一个多小时没找到,警察开车到街面寻找,最后在文翔路发现了弟弟,并把他送回家。原来,弟弟丢完垃圾后,想不起家在哪里了。

弟弟接二连三出状况,章瑞安意识到,已到古稀之年的弟弟,也老了。这让她太揪心,一年下来,瘦了20多斤。

2026年1月7日清晨,章瑞安喊弟弟起床,弟弟不应。她突然想起,弟弟前一天在家里摔过跤,赶紧叫救护车。医生诊断后,问她:“脑里有瘀血,救不救?”章瑞安脱口而出:“救!”毫不犹豫,一如当年的父亲。章瑞安两个儿子闻讯赶到松江,立马采购好住院用品,并请了护工。

弟弟手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。章瑞安不能探视,在家坐立不安。小儿子知道她着急,每天从闵行赶到医院,再给她“播报”病情。1月16日,病危通知传来,当天,弟弟走了。

第二天,章瑞安高血压住院,一个星期后才出院。

一生互相搀扶

记者采访时,章瑞安戴上老花镜,翻看手机相册:“这张是弟弟跟我在社区参加活动,他看着我打牌玩得开心,也在边上笑。”“这是老伴陪弟弟参加游戏。”“这是家族合照,站在最中间的这个是弟弟。”……章瑞安的手指轻轻抚过屏幕。

弟弟走了,章瑞安没觉得轻松,因为她从来没有把弟弟当成负担。天气晴好时,她会想起弟弟听话地推着她遛弯、晒太阳、去社区医院配药。有弟弟推着,去哪儿都不觉得远。

如今,她坐在家中,恍惚间,耳畔又响起那声熟悉的呼喊——“阿姐!我回来了!”她下意识地望向门口,以前,弟弟每次一进门就会这样喊,声音洪亮,带着孩童般的欢欣。现在,弟弟再也不会推门而入了。

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潘艳记得清晰:姐姐坐在轮椅上,衣着干净的弟弟在后面推着。有时姐姐回头说句话,弟弟憨憨地笑。更让潘艳触动的是,章瑞安身上总有一股豁达的韧劲,从不抱怨。茸梅社区老年协会会长冯桂华也感慨:“这个姐姐了不起!几十年如一日,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弟弟,非常有责任感。等到姐姐坐轮椅了,弟弟又成了推轮椅的人。姐弟俩一生互相搀扶。”

春节前,潘艳照例上门走访,握着老人的手说:“章阿姨,您和叔叔要保重。有困难找居委会,我们都在。”章瑞安红了眼眶:“社区对我们太好了!我得好好活,才对得起大家的关心。”她念叨着:残疾证是居委会帮着办的;轮椅和坐便器是社区送的;去年开春后几次没参加社区活动,居委会工作人员就打电话来询问情况;楼道门口的残疾人通道是潘书记联系爱心企业修的……“每次坐轮椅出去,就想到这些温暖。”章瑞安感激地说。

在她卧室里,摆着一张她和弟弟2024年春节前的合照。姐弟俩都穿着大红色中式马甲,手里举着红彤彤的中国结,对着镜头微微笑着。“社区派人来免费拍的。”章瑞安望着照片,轻声说:“多好。”